

卷十

龍圖公案卷之一

阿彌陀佛講和

話說德安府孝感縣有一秀才姓許名獻忠年方十八生得眉清目秀丰
 神俊雅對門有一屠戶蕭輔漢有一女兒名淑五年十七歲甚有姿色每
 日在樓上綉花其樓近路常見許主行過兩下相看各有相愛的意時日
 積久遂私通言笑許生以言就之女即微笑道肯其夜許生以樓梯暗引
 上去反交携手蘭房情交意美及至鷄鳴許主欲歸暗約夜間又來淑五
 道倚樓恐夜間有人經過看見不便我今備一員木在樓枋上將白
 布一匹掛員木半垂樓下汝夜間只將手緊抱白布我在樓上吊扯上
 來豈料許生喜悅不勝至夜果依計而行如此往來半年鄰舍頗知
 只聽得蕭輔漢一人忽一夜許生因朋友請酒夜深未來有一和尚明修
 見樓上垂下白布到地只道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



書名 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年濰陽成文信記刊本
 撰者 明 闕名 撰
 卷 卷十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編號 D8621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所藏漢籍總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年濰陽成文信記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龍圖公案 ... 第拾部 ...

龍圖公案

第拾部

... 龍圖公案 ... 第拾部 ...

蕭圖公奏

卷之四



奉欽差色公振濟

討御封別架起程

柳林內閔氏告狀

大雄殿親見分明

上部書說是大人將尤狗兒處決以後不言且說色爺次日上朝奏明聖上急刻起身王馬張趙奏主討封天子也不引見舊封四個人護蔚之職六品的職銜色爺謝恩回衙到次日交代聞顏伯署理開封府這大人代領大小官員轎馬人夫前呼後擁別架起程竟奔陳州大路而行在途中的威嚴曉行夜宿不必細講且說這日在途中數日之多行至將進葉縣交界從柳樹林中走出一個中年婦人是素体絨莊向前手舉狀呈跪倒在地轎傍有隨侍的接狀奉至轎內大人看了一遍只見這一

帑狀詞之上不但是鳴冤告狀的言語並且有治國之智安民之策大人一見心不奪呼分付前面是什麼所在長隨回道此處是葉縣所管大人又問此間可有廟宇无有長隨回道有座大悲院大人分付打道至禪林下轎舍那婦人隨後到廟中所審色大人轎馬先行已到禪林大人下轎就在大雄殿升堂王朝代進婦人双叉跪倒只听得大人也不問伸冤之事就問那婦人的呈詞是何人所寫你将寔言回稟

這婦人 聞听色爺將呈詞 這狀呈 是何人筆力作詞文
那婦人 跪在殿前連叩首 他這裡 口尊相爺青天大人
我婦人 家內貧寒难度日 那裡有 方便銀銀錢寫狀文

這本是

愚婦料知几个字 無奈何 情急隨筆信口說云

這呈詞

本是我婦隨手寫 必然是 有不通之處原就婦

包大人

坐上開言往下問 叫一声 伸冤的婦人且听云

這狀詞

果然是你親筆寫 我色某 怎敢妄動起 疑心

叫王朝

預備文房與四宝 你此間 你背寫一張原狀文

這婦人

登時之間不急慢 提起筆 在大人跟前寫狀文

白露紙

婦人舖在磁膝上 他這裡 一懸竹笔竟不思尋

但只見

不多一時寫完畢 只見他 双手高擎尊声大人

當下不多一時

婦人寫完他双手高擎說大人請看王朝接過

奉與大人的

面前色公從頭至尾看了一遍真是一字不差論

筆力竟在合朝的文臣一左大人看畢向一聲伸冤婦人本爵
看來這筆法並非小戶人家為何令郎閔好孝道此不測呢也
罢那婦人暫回宅去代某家到葉縣看過原告再作道理當下
婦人叩首竟回家去了大人乘轎起身竟奔葉縣大路而去離
城不遠有探子回稟縣尊接至長亭這大人進城到縣歇息片
刻的工夫將那些個冤狀看了一遍竟看道了閔好學的招狀
上寫的是因姦斃命有首級並無屍身下落因此知縣時常拷
打並無寔供這如今是監禁在獄包爺問道貴縣這一宗命案
可是寔麼但見知縣汪太和身打一弓口尊大人這一案是卑
職小心審問在意查究一些不錯故而凶手願招大人說既是

寔為何屍身又无下落知縣向前回稟說大人在上只因卑職
的公事過多未曾復審如再過堂之時屍身必有下落大人說
何以見得當下知縣回道說大人再上這凶手招認何怕屍身
无處尋覓常言的好人心似鉄那知我官法如爐再若審問之
時只用非刑苦拷不怕他不吐寔情

汪太和說用非刑几句話包大人他坐上聞聽動了嗔
貴縣你所说的這些個說一定是素日任意愛打個人
坐知縣食君之祿為縣宰必當是上為國家下為黎民
受皇恩一縣之主疼百姓必然是查顏觀色詳禮究情
自古道作官須用秉赤胆必當是除惡安良想報君恩

叫知縣 你等聽我且分付 代包某 坐堂究問這一案的人
當下大人升堂復審只見知縣侍立一傍大人吩咐代人犯登
時間那些公差書吏人等那敢怠慢見他們一個個手忙脚亂
將人犯提到堂前差人去了刑具犯人跪在下面望上一看是
位大人正坐公堂知縣在一邊侍立因相公心下明白此時若
不審案等到何時連忙往上磕頭口稱冤枉只聽得大人在座
上說是那小孩子不必悲哀別要害怕你姓甚名誰所因何事
你且慢慢的從實回稟

這相公

聞聽大人將他

同審

他這里

止不住又眼淚紛紛

忙叩頭

跪在堂前他扒步

小孩子

泪眼如珠尊声大人

這件事

犯人若訴出真

個

就便是

大人的高材也信不

小犯民

亡父曾作過平

府陽

這不幸

亡父在任命歸了陰

那時節

一全我母離了任

我母子

扶柩回藉才轉家門

走前站

有個家人名閔旺

這狗才

背主忘恩拐去了銀

因此上

我母子搬靈回

家轉

到這里

又無全宗共祖的人

且說閔相公說我母子奔至此間並無下葬无奈之何將祖宅
費銀三千兩殮葬我父又買一所新宅此房價銀六百兩因此
才喬遷至此這宅院却是正房三間並無東廂房二門以外有
兩間門房今年三月佳間移在此處只因我母住在正房犯民
在西廂房居住只因這日晚間從外面走近一人直入我母新

的房中去了故而犯民生下疑心一連三日皆是如此到第三日這一天有二更時分是犯民跪在母親的面前說母親既要教訓兒子成名一後更門改戶母親還要與兒子留些臉面才好。孩兒念志讀書當時我母親說道我兒之言為娘的無有不聽但則為娘的若有不週之處你到不必為難藏頭露尾你到是說明了免的你疑心借母子言明此事為娘的也好明白當下犯民就說若非母親追向孩兒也不敢說只嫌昨日有日落之時從外面走近母親房中一人一連三日皆是如此因此孩兒胆大在母親的面前真言告稟當下我母親說這件事却是不難到明日你自留神如這個人再來你竟隨他到我房中

看是如何當不犯民尊母親之言回歸書房用功習字到次日又將盡日落那人又從外面而入犯人看的真切跟隨在後近入房中却是我母親也明。看見是一個書生走入犯民立時趕入房中這人藏在牀下我母子搭床觀看並無踪影是犯人剗去床下之土看見有一個大躺箱接蓋一看却是無數的金銀當下我不肯妄動又把箱子蓋好到明日再為計較我復又歸在書房思想明朝要用此物也必當是供俸神位方可取用那天有二更時分犯民挈上錢文到街市上買些供獻走至周屠舖中去買豬頭他說無有現成的相公若用少時就有因此犯民說回來再取我就去請香燭神帑買完送至家內復又到

鋪中去取那豬頭我在門外站立我與他遞進一條口袋眼看
着周屠將一個豬頭裝在裏面犯人身背口袋回家走至中途
遇見巡更的差人俱個認識說這時候相公還在街上有什麼
事呢犯人說買了個豬頭又聽差人說如何這等血腥氣味當
下他把口袋抖出一看原來是一個女子的人頭官人就把犯
人送至縣中縣官將犯民無端的拷打犯人受刑不過無奈情
願償他人之命縣主又與犯人定要屍身犯人那裡去尋尸身
這不是活人的要犯人之命麼大人呀犯人冤枉色公聽了這
番口供同聲貴縣驗過這個箱子无有但听知縣汪太和回道
說大人在上這閔好學他是有些財迷的病症却是驗過這箱

子內俱是些金銀帛銀並無金銀在內當下大人又問說貴縣
可曾往下驗看箱底麼知縣回道這是卑職派捕役驗看不知
往下看了沒看色公聞听说速去復驗只見汪太和不敢怠慢
急去復驗這裡色公才看見那書生面黃飢瘦大人分付縣差
將閔好學送至家內令家中調養病体等完案之時再听傳喚
到案那學生叩頭謝恩全差人回家養病再說知縣汪太和奉
命復驗他代領書吏衙役人等來至閔宅搭開竹床又剝開宣
土驗看那箱內金銀帛銀取出往下再看只見差人回禀帛銀
下面是一個男子的尸身這一來下了勾合線復又詢出是非
來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方才話表汪知縣奉色大人之諭復驗箱底看見下面有一個男子的尸身只啼得汪太和渾身亂抖復又細看只見這尸身穿一件綉花綠袍足登級靴却无首級這知縣一見說這便如何是好少不得將閔好學之母鎖押進縣嚴刑苦拷何愁他并不認汪知縣分付差人代閔氏這不就把個書吏唬了一驚忙向前回稟大人說不可他這裡急將縣主在口內稱這件事若依書辦愚拙見必當是回稟欽差訴說個明既然是色相究問這件事這其中又引出无頭案一宗今日裡太爺不可將他待這事兜大人的跟前去稟明汪知縣聽見這話將頭說道是待我回衙去見大人

且說知縣不敢消停忙回縣衙稟見大人包公一見知縣面貌慌張大人首道說貴縣驗過箱子怎成樣知縣向上身打一躬說卑職奉命去到閔宅復驗紙課下面有一個男子的屍身並無首級特來回稟卑職派人將閔氏看守候大人示下好鎖拿拷問色公聞听心下生嗔叫声縣縣若衣本爵看來竟不必追究他母子当初既去相驗片為何不往下看是何主見呢知縣聞听急忙双叉跪倒叩頭認罪当下色大人說貴縣你到不必認罪你竟把這兩件事辦理清楚這男子有身無頭女子有頭无身一並尋着下落回來見我汪知縣聞听大人將他派恰好似頂梁骨上似有雷轟

他這里 无奈之何說尊命 唏的他 渾身熱汗似過蒸籠
退身形 走下公堂尋書吏 他把那 人的言詞訴與他听

這書吏 聞听知縣這些話 他口內 尊奉太爺在上請听
這件事 當日縣主行的錯 絕不刻 非刑苦拷審那孝生

那孩子 受刑不過強招認 又與他 搜尋屍身无有影踪
他的母 在太人跟前告狀 到而今 太爺的心中還不明

在內宅 縣主還要拿肉氏 這其中 鬼使神差是不非輕
這如今 大人面諭把縣主 這件事 明、的无頭案兩宗

諒縣主 納出身到的不用中 這就是 一心的糊塗少才能
再者是 主辦事獨出計見 並無有 一個商量自誇其能

若遇那 有的暗使九成九 縣太爺 剩下一成分給象人

真正事 太爺不能細心辦的 到而今 遇見了撓頭案兩宗
諒太爺 總有才學无頭項 且莫若 交與與前宅事一宗

竟與他 各人單辦各人事 這就是 八仙過海各显其能
且不言 知縣書吏胡談論 再表那 奉旨欽差的色大人

且說色爺派知縣訪尋這兩件無頭案量他焉能成功這位
大人曰至大悲院命色與去請公孫先生前來議事色與答應

轉身而去色公正自喫茶只見色與走至大人跟前回說啟
稟大人得知公孫先生更衣出外去了色公點頭又命色與去

傳獲爵不多時只見王朝馬汗張龍來至跟前見大人行禮已

畢色公問道為何不見趙虎王朝回道改扮乞丐竟去訪尋那
兩案踪跡未得回稟色公聽畢吩咐王朝代領公差將肉鋪屠
戶連拿聽審王朝領命而去又命馬汗去到肉宅家中假作看
視與他母子們探聽他這所房的原業主姓字名誰家裏誰
並此人的形動善惡在者套他母子素日與甚麼人有仇或者
他家有何人來往一並打探明白再來回話又命張龍在暗中
保護公孫策與趙虎這又案無頭的案件若不察明與民除害
使知縣汪太私心服口服那時再好問罪不言色公安排下天
羅地網使那行凶的惡賊往何處逃躲且說趙虎聽見這事難
辦有此替閱相公不服偏又生出這箱肉死屍這趙虎本是性

如烈火之人他的心中是上為色相下為不平故此他改扮形
粧晝夜雲遊不辭辛苦遠街討飯為由他的那口中還不肯清
閑一畢裡走着一畢裡高聲喊叫可喜他竟今粧膽討飯暗是
私訪手拉木棒喝！喝！竟往前走下有續讚為証
正遇着孟冬光景 抬頭見紅輪西墜 片体衣單又對冷風
渾身亂抖寒徹骨 舉目留神四下 裏 若无底細難以回轉
臉面無光也覺羞 見前面到有一莊庄 實在有趣到也可遊
後又想起喬粧樣 少不德一癩一拐往前溜
但只見 破毡帽 代在頭 燒了個 將髮髻漏 滿臉上
泥多厚 要有人 眊皺眉頭 破漢褂 缺支袖 穿褲叉

將腿漏 兩樣鞋 錢串浮 打狗棒 拿在手 黃磁罐

疾兒透 作出來的連瘡濃血是直流 說這天 沒吃飯

今日早 沒喝酒 交一天 別忘就 講患難 是朋友

連一個 人影兒全無晒了我個心孰 口中喝 聲音有

小大姐 將十六 復又嚷 冷難受 赤着足 更難走

踢涵塌拉寔難看 招惹的 村犬汪！ 跟在後頭 他這裏

正往前走自家悶解 猛然見 長墻已內 透出賊頭 楞英雄

假扮乞丐來私訪 為的是 閔家學生那案一宗 這個命

不辭辛苦與勞碌 假粧作 失目之人他喊高聲 他說是

貧人出於无其奈 可伶我 双失二目无有眼睛 自古道

有眼之人是天堂 似我這 失目之人在地獄中 有那些

行善之人積福壽 行好的 你修免修女修陰功 有錢的

捨我几文也是慶好 或者是 家中有米捨與几升 強如你

又去修橋與補路 強如你 在南北寺里去齋僧 或者是

穿不着衣服捨几件 強如你 東西廟內又去談經 我瞎子

叫了半天也无捨人 可伶我 喉嚨喊啞嘴皮免疼 假乞丐

說些貧言徃前走 招惹得 一群閑人都隨後跟 他又說

有那些吃不了的溪涵 餓免的 那酸油了的菜兒 虎皮醬

鹹鴨兒 那熱騰騰的老米 餓免 燒小豬子的春梁 還有那

青並猪肉餡的煮餈餈不要醋合兒 還有那 吃了炸春捲兒

還有剩下的鯉魚片 懶代吃的東坡肉 酒鷄亮肉燒紫羔

剩東西 捨几碗 野鷄火鍋加上酸菜 剩燒的鴨子 股蛋兒

十錦絲 多加胡椒面兒 有那些 吃不了東東西捨與我

修的你 多福多祿指日高陞 這位爺 假失二目往前走

原來是 對面來了個算命先生 他說是 專會合婚選吉日

我孝生 占算明白能看子評 寫几封 來往書啟合家信

還有那 代寫春聯與那門封 倘若失 失了物件測個字

管許你 察出那虛寔影共宗 不謹慎 兒女怕債逃在外

只用你 說了時辰就知死生 這先生 一必說自往前走

猛听得 有人後面說請先生

話說公孫策正往前走只聽後面有人叫聲先生慢行請你到

我家中有一件緊要之事必當領教那人說罷前邊引路先生

跟隨在後他兩個竟自去了這裡的乞丐喊了半日的工夫到

有人跟隨在後聽他的貧話並死一人施捨一文這乞丐自思

說道原來這算命的買賣賣與隆才然對面竟有人請他去算命我

的這個買賣雖然有限今晚還得打夜作且莫管他我且尋我

的下落再作道禮且不言趙虎與公孫策且說王朝奉大人之

命提拿周屠前來听審

這位爺 奉命提拿周屠戶 他這裡 代領着公差走似風

不多時 前行來到猪由鋪 向前行 他把周屠叫了几声

我今日奉命到此特來相請。隨我等速到衙門問口供。
這周屠聽畢差人的一夕話，不由得心下發毛，說不成。
當下周屠聞听差人這話，心中害怕，暗想道：這件事前番王太
爺向過一壺，好容易支吾過去，如今又來傳喚，少不得再走。
還得在衙門中上下使用，几又也無別事，當下跟隨差人，竟奔
縣衙而去。王朝進內回稟大人，傳令陞堂，只見差人代上周屠
跪倒，包大人在坐上叫一聲：周屠作的好事！你與我從實招來，
免得三推六問。這周屠一聞此言，往上海頭，尊聲大人容稟。
這周屠往上海頭，心京怕，他這裡把大人連叫几声。
那一日，向家孝生將豬頭，那天氣大槩是不過有三更。

我收他京錢，只有二百整，並無有多收錢文，却是實情。
上一次，縣主傳我來到此，汪太爺把豬首來由問分明。
包公問道：說知縣把豬頭事，見向明還有几條人命在內，可
曾向你來不曾？這周屠聽見大人說有人命在內，不由的顏色
更改，无言可答，只見有一人手牽張目，往前跪倒，口尊大人小
的奉命查着由甫的張目，按他宰殺之日，對明多了一個豬頭。
特來回稟包大人，聞所問一聲，周屠還不招來，等道何時分付
看枷棍候候，這一來不知他招與不招，且代下回言明。

上部書說爰是乞爺要将周屠枷起下面的周屠往上磕頭說大人就把小的腿枷折了也死的可說當下大人吩咐暫且将他收監明朝再審

色大人暫把周屠入了監獄此一時分付掩門暫退堂

細思想閱家學生這一命案從這案及到引出事一樁

這周屠其家看他非是良善却无個影向可入問端詳

雖然是賬目多了猪頭一個也不可枉動大刑把人傷

且不言大人追思无有門路再把那算命的先生訴說

且說那個人叫住先生說請先生有一卦奉求與我占算

說罷在前引路先生跟隨在後走不多時進一小巷胡同只內

公孫策跟隨那人進巷口他這里心下奪乎自己思尋

這個人不知占算什麼事我只是隨機應變傳他口音

這先生走進巷口抬頭看前來到一所宅院是大街門

那個人說道先生請少待待我去內宅裡面送個信音

這先生走至門前止住步那個人番身邁步走進了門

公孫策站在門外望裡看只听得有個佳人把話來云

說道是快請先生裡面生他這裡說着話兒便往外行

但只見這人迎接二門外又听得胳膊上鈴子振耳音

這娘子未曾走至街門口一陣風刮來的香氣甚可聞

又他他芙蓉粉面風流派但只見珠唇相襯着猶鳥云

穿一件

縐紗大袂寬挽袖

則見他

散着褲腳不穿羅裙

三寸的

穿小金蓮不顯大

又見他

腰計一條綉花汗巾

只見他

赤金扁方別頂上

一丈青

耳挖子斜插左邊

到跟前

頓手萬福往裏讓

他這裡

未曾起盡他咲吟

公孫策

無奈之何往裡走

這先生

前行來至上房的門

進房中

先生坐在椅子上

但則見

屋中的女子一大群

一個

代咲開言把萬福

咲盪

讓坐端茶口尊先生

只听得

青衣女子開言道

只因為

家門不幸逃走了人

這件事

奉求先生替占筭

又說是

有勞先生占一死存

我家是

行院之家休見咲

全凭着

笙管笛簫好過光陰

自去年

買來一個如花女

起名兒

幼女喚作是張秀云

論人才

這些姐妹比不上

他今年

歲數兒不大十六春

皆因他

一心不肯李彈唱

也不肯

隨眾全席也不迎賓

這目今

來了一位有錢的

這個人

是陳州的少爺杜林

這個人

見面先賞錢二百

若應準

過門還次他五百銀

誰知道

髻頭無福他不允

那時節

是奴着急才動了嗔

將孩子

色去衣服用鞭打

打的他

渾身上下是血淋

也是他

受刑不過他才允

擇吉日

邀請那公子到此門

定日期

擇選上月初三日

這髻頭

他穿代停妥走出門

到而今

兩月之多无影向

許多人

各處巡查也无信音

今日里 特請先生替我占 這正是 有勞貴步登我賤門

先生說 子娘命我孛生占課 娘子你 還得隨便報個時辰

且言這娘子聞所這先生說還得隨便報個時辰娘子答應就

說個戌時罢當下先生說秋景之時日出辰日落戌按陽八卦

合來是個離字離為火按日間算來却是六個正時辰按陰八

卦合來却是個休字此人的命又是個木命他走的這一日又

是個木日此日却是個尾火虎值日看起來這姑娘有此 不祥之兆

先生說 姑娘時辰走的不妙 按八卦 少主吉來多主凶

這女子 命裡該當是大林木 出行時 尾火虎值日 是個神

偏遇着 娘子報的是個戌字 按八卦 景死驚開與了 中休

這本是 死與休傷俱不利 生剋論 木得火字不得逃生

算將來 是他命理該如此 並非是 今世所造這是前因

我這話 說來却也无招對 到臨時 娘子的心中必見明

這如今 渾拙不分連共裡 必然是 水清方見這兩般魚

娘子呀 不必心焦休憂悶 終有日 冤之相報也不非輕

這先生 算畢辭別往外走 象佳人 一齊送出了大門庭

青衣女 双手捧過銀謝禮 說道是 只有白銀是一小封

在途中 若買飯食不勾用 只得是 在路上消飲酒一盃

公孫策 說是多謝不敢領 他這裡 邁步如梭忙往外行

公孫策 直跑離了勾蘭院 他這裡 心中暗想這事一宗

雖然是他家女子逃在外，又不知行到那里，將性命傾
猛抬頭，看見紅帖貼牆上，上面的字：行、寫的都清
這位爺，走到跟前，由神者，原來是告白說帖寫的分明
當下公孫策走至跟前，抬頭觀看，上寫告白，過往君子，台知今
有烏家巷失去女子一名：喚張秀雲，年方十六歲，生的面白
身中穿一件大紅秀花袄，外照一件天青綉花履衣，綉三藍的
紅裙，內襯着紫色小袄，頭代赤金扁簪一支，赤金耳挖一支，赤
金元獨一對，如有收留者，謝銀五十，又送信謝銀十，又文銀公
孫先生看必這一張告白的帖子，心下明白八九，景是閱書
生遭難女子的人頭，只怕就是勾蘭院新收的張綉雲，吃虧了

屍身無有下落，若有了屍首，穿代必然相對也，且急回衙衙稟
明大人，再訪屍首，這有衙愁，凶犯此案要結，且下回書上交代

